

## · 中医英译 ·

《中华帝国全志》中医药典籍译介策略及其  
社会历史语境研究

赵 霞

《中华帝国及其鞑靼地区地理、历史、编年、政治、自然之描述》(*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中译习惯简称为《中华帝国全志》(以下简称《全志》), 是“西方早期汉学三大名著”之一, 很长时间都是欧洲关于遥远的东方帝国的信息来源<sup>[1]</sup>。在这部巨著中, 以“中国人的医术”(The Art of Medicine among the Chinese)为名译介了三部中医药典籍, 是最早系统介绍中医药的西方经典。

目前国内外对《全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欧文化关系史等层面, 通过汉学译述分析中国对 18 世纪欧洲产生的影响, 如法国现代学者维吉尔·毕诺(Virgile Piont)和他的《中国和法国哲学思想的形成(1640–1740)》(*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philosophique en France, 1640–1740*)<sup>[2]</sup>; 法国现代学者蓝莉对《全志》所依据的中国原著作了详密的考论, 其研究成果《请中国作证: 耶稣会士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sup>[3]</sup>(*La preuve par la Chine, La Description de J.B. Du Halde, jésuites, 1735*)中, 许多内容均为以往未涉及或详道的。中国学者的研究视角主要从中西文化史展开, 除沈福伟<sup>[4]</sup>、方豪<sup>[5]</sup>、范存忠<sup>[6]</sup>和张西平<sup>[7]</sup>外, 还有部分学者从特定领域展开研究如地理、文学、语言、科技等。目前对来华传教士外译中国典籍译介策略研究尚不多见, 对《全志》中的中医药典籍翻译研究更是阙如。

本文依据艾克西拉“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分类法, 考察《全志》中医药典籍的翻译策略, 探讨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下其开创性的译介策略对中西汇通的影响, 以及对今天中国文化、中国医药文化平等对外传播的意义。

## 1 《全志》及其英译本

《全志》由法国耶稣会神父, 著名汉学家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 年)根据 27 位来华传教士写回法国的“年信”及研究报告等编著而成<sup>[8]</sup>。该书于 1735 年在巴黎首刊, 共 2 500 页, 规模宏大, 不仅是耶稣会士报告的分类汇编, 也是 18 世纪上半叶欧洲有关中国知识的总汇, 直到 19 世纪“都是欧洲关于中国知识的标准著作”<sup>[9]</sup>。该书内容涉及中国的地理、历史、政治、宗教、文学、科技等各个领域, 法语版分 4 卷。第三卷收入了三部中医药学著作:《脉经》(王叔和)和《本草纲目》(李时珍)的长篇节译, 以及根据石成金的养生著作《长生秘诀》译介的《长生, 获取健康而长久的生命的技巧》(*Tchang seng, ou l'art de se procurer une vie saine et longue*)<sup>[3]</sup>。其法文译介者包括赫仓壁、白晋、殷弘绪、刘应。目前文献只能确定赫仓壁主要参与了《脉经》的译介。该书也是《本草纲目》第一个法文节译本。

《全志》在巴黎成功出版后, 伦敦出版家凯夫(Edward Cave)雇佣译员格林(Green)和葛思里(Guhtirne)翻译巴黎版并于 1735 年 9 月开始在《绅士杂志》上连载, 1741 年全部载完, 1742 年正式出版由巴黎版转译的英文合订本, 称为凯夫本。对折, 分为两册。此外还有一个英文节译本[瓦茨(Watts)本]<sup>[1]</sup>。本文依据凯夫本展开研究, 虽然转译自法语本, 但由于英语和法语同属印欧语系, 凯夫本基本保持了原版的翻译策略。关于译员的情况, 目前尚未发现更多记载。

## 2 艾克西拉的“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分类法

哈维尔·佛朗哥·艾克西拉(Javier Franco Aixela)于 1996 年提出文化专有项(culture-specific items)定义:“凡是译语文化中的一般读者或者任何当权者觉得在意识形态或者文化上不可理解或接受的就是文化专有项。”<sup>[10]</sup>艾克西拉按照“跨文化操纵”的程度将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分为 11 种: (1) 重复(repetition): 照抄原文。(2) 转换拼写法(orthographic adaptation): 转换字母系统或译音。(3) 语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No. 17YJAZH130)

作者单位: 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29)

Tel: 010-64286445, E-mail: 2975217726@qq.com

DOI: 10.7661/j.cjim.20190514.015

言(非文化)翻译[linguistic (non-cultural) translation]: 尽量保留原文的指示意义。(4)文外解释(extratextual gloss): 在运用前三种方法的同时加上解释,但由于把解释放在正文里不合法或者不方便,因此标明是解释,例如脚注、尾注、文内注、评论文字等等。(5)文内解释(intratextual gloss): 与前一种策略相同,但把解释放在正文里面,以免打扰读者。(6)使用同义词(synonymy): 用不同的方式来翻译同一个“文化专有项”,以避免重复。(7)有限世界化(limited universalization): 选用译文读者较熟悉的另一个源语文化专有项。(8)绝对世界化(absolute universalization): 选用非文化专有项来翻译文化专有项。(9)同化(naturalization): 选用译入语文化专有项来翻译原语文化专有项。(10)删除(deletion): 删除那些不被译语文化所接受,影响读者理解,意义过于费解的文化专有项。(11)自创(autonomous creation): 引进原文所无的原语文化专有项。大致上前五种是保留法,后六种是替代法<sup>[11]</sup>。

### 3 《全志》中医药典籍的主要译介策略

《全志》中医药典籍的译介由三部典籍的节译构成,但并不是集中某几章或某些部分,而是主要内容的综述。译者对其内容的选取更多的是从个人角度出发,因为典籍是信件的汇总,经过整理成书,其初始内容应是作者认为有意义的、能理解的部分。在整合过程中杜赫德又对其作了修订,删除了原译一些重复或难解之处,使译文更容易理解。其主要译介策略如下(例句英文字母大小写均按照原文):

#### 3.1 音译+文内注释

例 1. The *Chinese* hold two natural Principles of Life, Yang or the vital Heat, and In, or the radical Moisture; of which the Spirits and the Blood are the Vehicles.<sup>[12]</sup>

例 2. If it is Chin, deep or sunk, a Weight and heavy Pain is felt in the Region of the Diaphragm, and this process from Repletion.<sup>[12]</sup>

对文化内涵丰富,重要的中医药核心术语,如阴阳、气、脉象、中药名等核心基础概念,由于没有文化对等项,往往采用音译辅以注释之法,如例 1“阴阳”、例 2 的脉象“沉”等概念文化项均未翻译,而是直接音译为“Yang and In”,“Chin”,并辅以文内注释“the vital Heat”,“the radical Moisture”,“deep or sunk”。虽然今天看来,其解释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当时确实传达了部分中国文化。

#### 3.2 音译+文内注释+文外注释

例 3. ...The continual Motion of Circulation, wherein the Captain and his Train are employed Night and Day, is indeed limited to a certain Number of Revolution; but yet there are in the Pulse a thousand Variatio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Sex, Age, Stature, and Seasons.<sup>[12]</sup>

Commentary: The Captain is Hui(B) Blood; His train are Ki, the Spirits: The Blood runs within the Vessels, and the Spirits without...<sup>[12]</sup>

注:“Hui(B) Blood”应为“Hui, Blood”原文疑似有误。

Notes: In the *Chinese* Commentary I have rendered, *his Train are the Spirits*, judging that of various Senses of the Character of *Ki*, none suited this Place so well: for it may likewise signify *Air, Vapour, Humour, Matter &c...*<sup>[12]</sup>

例 3 翻译气血运行,除音译和文内注释之外,采用了文外注释的方法。这里的文外注释有两种:Commentary 和 Notes。Commentary 是围绕原文的客观注解,如对 captain 和 train 的进一步阐释;Notes 是作者个人理解如 I have rendered,对气的解读等原文不涉及的内容,以及后文中“我丝毫没有发现,中国医生在他们的书中明确区分动脉和静脉,也未区分血液流出和流入心脏的通道”等议论。从表 1 可以看出,三部典籍中使用 Notes 的频次总体高于 Commentary,形成了中西医学文化比较的特殊风格,在当时有助于读者形成基本的中医概念。

表 1 《全志》中医药典籍文外注释统计表

| 类型    | 脉经       | 本草 | 长生 |
|-------|----------|----|----|
| Com.  | 23       | 7  | 0  |
| Notes | 56+2(脚注) | 5  | 4  |

#### 3.3 删除

例 4. Notes: *Wang shu ho*, who lived under *Tsin sui whang*, that famous Burner of Books, makes mention here of several Treatises of the Pulse, which in his time he distinguished into ancient and modern: At present *Wang shu ho* is himself the most ancient Author on this Subject.<sup>[12]</sup>

例 4 “焚书坑儒”的“坑儒”在西方眼里应该属于罪恶,译者作为传教士自然不能认同,更重要的是,译出这个典故可能会影响东方帝国在欧洲的形象,因此

译者直接删除了“坑儒”，而只译出“焚书”。删减是《全志》中医药典籍译介的重要策略，不仅在文化专有项层面，在语篇层面也是如此，对一些中西方文化差异巨大的内容，并没有介绍，如《本草纲目》中的人部。由于处于东西汇通的初始阶段以及受传教士本身诉求的影响，译者会选择相对易懂、易于接受、最具中国特色的部分，这也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所决定的。

注：可能由于发音问题，译者误把秦和晋都译为 Tsin，因此在译文中出现王叔和生活在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时代。

### 3.4 同化法+文内注释

例 5. For an asthma with a dry cough, accompany' d (accompanied) with spitting of Blood, and a weak pulse.<sup>[12]</sup>

例 6. In Spring to have the Pulse of the Stomach, in the Winter the Pulse of the Heart, in Summer that of the Lungs, in Autumn that of the Liver, are all very bad Symptoms.<sup>[12]</sup>

同化法使用目的语文化专有项替代源语文化专有项，类似于中医英译中的“比照西医”。可降低源文本异质感，便于欧洲读者理解，但会丢失或扭曲源文蕴含的文化信息及内涵。如例 5 把中医“哮喘”译为 asthma，虽然加注 dry cough，但降低了中医属性。

例 6 中对心、肝、肺、胃的翻译，直接使用西医解剖概念，与源文有一定的出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传教士在向中国介绍西医时，也借用中医的心、肝、脾、肺、肾等概念，而中医学对人体器官的界定并不是解剖学概念，两种概念体系并不完全重合。中医西译时，虽然使用了上述中医概念，并假以首字母大写的形式，以显示中医学概念。但由于当时的社会语境，西方读者只能从西医理念解读上述术语。这一趋势反过来重新界定了这类术语。现在中医学对上述的译文已基本形成共识。

### 3.5 绝对世界化

例 7. The heart is in Man what the Roots are to the Tree, and the Spring to the River; it presides over the whole Man, and as soon as the Art of governing it is known, the Faculties of the Soul and the five Senses are likewise under command...<sup>[12]</sup>

绝对世界化与意译类似。对于目的语中没有对应项的中医文化专有项，译者采用了普通语言解释源语文化专有项的方法，如例 7 源文的“君主之官”、“神明”等在英文中没有直接对应语，译者使用“Faculties

of the Soul”，“...it presides over the whole Man, and as soon as the Art of governing it is known ...”等对其进行解释，在非文化专有语言层面实现交流。

### 3.6 语言(非文化)翻译及与其他译法组合

例 8. Long yu in his Treatise on Tea says that the tea which grows southward is the best.<sup>[12]</sup>

例 9. Wood, Fire, Earth, Metal, Water; this is the Order of the Generation of the Five Elements. ...in this Order they destroy each other, of the five Tsang, or noble Parts above mentioned, the Lungs answer to Metal; Metal destroys Wood; And therefore, in the Spring, which answers to Wood, to have the Pulse of the Lungs is mortal.<sup>[12]</sup>

例 10. The right Kidney is otherwise called Ming-men, or, the Gate of Life.

Notes: The *Chinese* Physicians commonly suppose, and often say, that the right Kidney is the Seminal Reservoir, and that this is the Reason of its being called Gate of Life. I have read one of them, who explains the Origin of this Name otherwise, and pretends that the Changes of the Blood into Seed is to be attributed principally to the right Kidney.<sup>[12]</sup>

《全志》中使用语言翻译法并不多，主要用于少量的源文字面信息充分、中西文化有重合之处的书名及术语，如例 8 中将《茶经》从字面直译为 Treatise on Tea，因西方也有茶文化，可以在共通文化层面产生交流，不会产生理解障碍。例 9 中将“五行”直译为 Five Elements 是基于古希腊哲学中的四元素理论，认为土、火、水、气是构成身体的四种元素，其基本物质元素过多或不足、迁移等造成平衡紊乱会引发疾病<sup>[13]</sup>。这与中医学五行理论的乘侮规律十分接近，因此直译为 Five Elements 可借助西方已有文化意象传达源文信息，受众不难接受。例 10 中 Ming-men (命门) 虽然是中医术语，但其字面指示意义与文化内涵基本重合，所以译者直接采用语言翻译，在尽量保留源文指示意义的同时，也基本完成文化交际，读者基本可以从字面上理解源文。此外，为了加深理解这一独特概念，译者使用了文外注释，解释右肾被称为命门的原因是 Seminal Reservoir，帮助读者解读字面下蕴含的意思。

### 4 译介策略的社会历史语境讨论

《全志》的目的是早期来华传教士向中国一无



所知的欧洲介绍中国,受当时社会历史环境所限,两种文化之间基本没有可以凭借的交通方式,所以典籍内容以及翻译策略的选择以“读者为本”,其总体译策策略侧重“替换出发语文化”,如同化法、删除法、绝对世界化等。但同时,译者也使用了大量的音译法、文内注释、文外注释等“保留出发语文化”策略。由于单独使用音译会造成理解障碍,对文化内涵丰富,重要的中医药核心术语、中药名、典籍名称等编者多采用译法的组合运用,如音译配合语言翻译辅以注释法,或语言翻译辅以注释等,以求最大限度保留并准确传达中医药术语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全志》的译介策略并非简单的“归化”与“异化”二元相对论,而是在“读者为本”前提下,尽量保留其文化内涵,并根据术语性质与类别与其他译法配合使用。

《全志》距今已逾 280 多年,从其在欧洲的广大影响看,其所采用译策策略以及很多翻译方法与术语译语都具有开创性,为后来很多中医药术语翻译提供了示范。很多中医药术语的译语在经历了历史的检验之后,沉淀下来,成为今天公认的译语,如 yin (In) and yang, Ki (Qi), decoction (汤剂), five Tsang (五脏), Five Elements, Materia Medica (本草) 等。

不可否认,耶稣会士的最终目标是“中华归主”,而这一目标始终贯穿在对中国文化典籍、中医药典籍解读与翻译中。但这一阶段中西文化关系大致平衡,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基本上是积极正面的,不同于 1840 年后的“西方文化俯视中国文化”<sup>[14]</sup>。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此之前,虽然西医的解剖学、生理学已经远远超前于中国,但就治疗而言,西医并不比中医更有办法。威廉·卡伦(William Cullen, 1710—1790 年)是 18 世纪重要的医学家,他撰写了一系列疾病分类学的专著,其贡献与隋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相似,他的主要治疗方法是放血、催吐和催泻<sup>[15]</sup>。这一特定社会历史语境折射到译者的策略选择中,是一种有隔阂但相对尊重的汇通过程。西方对中医的态度更多的是客观地探索、比较、求证。通过该书中西文化比照的视角,研究 18 世纪中叶中医药文化在欧洲的传播程度,揭示中国典籍外译的某些发展轨迹,探讨当时社会语境下传教士们讲述中

国的主观与客观性,对特定背景下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特征展开反思,并为中国文化、中医药文化在文化平等背景下对外传播提供借鉴与参考。

## 参 考 文 献

- [1] 张明明主编. 中华帝国全志研究[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7: 2, 188-193.
- [2] 维吉尔·毕诺著. 耿昇译. 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3] 蓝莉著. 许明龙译. 请中国作证: 耶稣会士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M]. 北京: 商务出版社, 2015: 261.
- [4] 沈福伟主编. 中西文化交流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665, 687.
- [5] 方豪主编. 中西交通史(下)[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570, 672.
- [6] 范存忠主编. 中国文化在英国[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 65-86.
- [7] 张西平. 卜弥格与中医的西传[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2, 80(4): 123-128.
- [8] 张明明. 《中华帝国全志》成书历程试探[J]. 国际汉学, 2015, 2(3): 92-98, 202.
- [9] 杜赫德著. 杨保筠, 刘雪红译. 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的编撰缘由和原则[J]. 国际汉学, 2015, 2(3): 77-91.
- [10] 张南峰. 艾克西拉的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评介[J]. 中国翻译, 2004, 25(1): 20-25.
- [11] Franco AJ.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translation [A]. Román A, Vidal NC, eds.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6: 61-64.
- [12] Du Halde. 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M]. London: By Edward Cave at St. John's Gate, Volume II: 183-186, 196, 219, 221, 229.
- [13] 柏拉图著. 谢文郁译. 蒂迈欧[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58.
- [14] 张西平. 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J]. 中国翻译, 2015, 36(1): 29-34.
- [15] 区结成主编. 当中医遇上西医: 历史与省思[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47.

(收稿: 2019-02-14 在线: 2019-06-04)

责任编辑: 赵芳芳